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四十四回 一剎火光穢除蟬蛻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

話說秋痕自臥病後，敝衣蓬首，垢面臙顏，竟不是個畫中人了。那小伙狗頭，閑暇無事，結識幾個土棍，燒香結盟，便宿娼賭錢起來。先前祇乘空偷些現錢，後將現銀三百餘兩都偷完了。一夜，竟把金銀首飾、上好玉器皮衣，席捲而去。次日李裁縫起來，見箱箱都已打開，急得口定口呆。說是被盜，要和店主打官司。鬧了一天，四處找尋狗頭，不見個影。店王轉說，李裁縫父子合謀圖賴。又見他帶了家眷，來歷不明，要見官呈告，經旁人勸止。

牛氏十年辛苦，剩得這點家私，如今給人搬運一空，氣得發昏。數日跟尋狗頭，沒有蹤跡。後來就同李裁縫拚了幾回命，到得歸結，祇是抱怨秋痕。

當下無可奈何，就正定府城裏，租了一間小屋暫住。四月後，秋痕的病略好，牛氏想逼他見客。無奈地方生疏，無論秋痕不肯答應，就令妝掠起來，也是枉然。

挨到六月初，李裁縫、牛氏都沾瘟病。此時用不起火伴。可憐秋痕，要和跛腳自己下鍋煮飯，服事兩個病人。

士寬是就近租個店面，做個小買賣。正擬寄信太原，不想二十二夜，牛氏屋裏竟發起火。

你道為何？牛氏掛了一床夏布帳，這一夜就帳中吃煙，把件小衫丟在煙燈傍邊。昏昏沉沉，竟自睡著。此時天燥，一引就著，夏布帳、頂桶、紙門，烘騰騰的燒起來。牛氏、李裁縫夢魂顛倒。身上著火，不曉得奪門走出，倒向後壁去尋門路。

到得街坊來救，祇救出秋痕、跛腳。秋痕、跛腳亦祇搶得一尊觀音小龕、一軸癡珠小照，其餘都歸毒焰。就玉環也隨著兩人化做冷灰。

管士寬當下接秋痕主婢到了自己店中。次日，秋痕替三人尋出骨殖，買地掩埋。想著自己命苦，又痛他三個人，枉自辛苦一場，就也大哭數次。

二十四早，士寬僱了一輛轎車，給秋痕、跛腳坐了。自己僱個騾子隨走，一路小心看視。秋痕心下感激他，也敬重他。想道：「他領我找癡珠去，祇癡珠的病，不曉得好了沒有？」又想到：「癡珠倘好了回南，我如今是孤身一人，投在何處？沒得法，要向荷生、采秋討些盤纏，我徑到南邊找他去。」又想到：「我命就這樣苦，受得大半年罪，這回又跑個空？譬如癡珠與我真個無緣，那兩個老東西，就不該燒死。咳！早曉得有此機會，也不該將身子糟蹋到這田地。」秋痕這般一想，飯也飽餐，睡也安穩。以此路上辛苦，身邊空乏，全不復覺。

到了二十八這日，秋痕車中心驚肉跳，坐臥不安。二十九日，又好了。是晚，宿黃門驛。屈指初二，便抵并州。又想到：「癡珠平素要做衣服給我，如今是一下車，便要他替我打扮一身。本來腌腌臢臢得來東西，除個乾淨也好。」又想到：「說起也怪，二十一夜，我穿的是件茶色的縐夾衫。怎的冒火起來，卻是癡珠給我的小坎肩？」

合著眼，迷迷糊糊的想。忽見癡珠笑吟吟的，穿著一身的新棉綢的短衫褲，站在床前。秋痕趕著坐起，拉手說道：「你曉得我回來麼？」癡珠不應。秋痕審視一回，見癡珠腳上也沒穿襪，一言不發。祇向襟前解個小口袋。秋痕道：「你坐下，我替你解吧。」癡珠坐下，秋痕一面替他解口袋，一面說道：「你怎的又不說話？你從那裏來？竟不穿襪，不冷了腳！」癡珠祇是笑。

秋痕早把口袋解下，檢裏頭紙包。原是自己一縷青絲，兩個指甲。秋痕淒然淚爇道：「你就長帶在身邊？」癡珠仍是不語。秋痕淚珠紛墜，說道：「你不好也是不說話，好也是不說話，實在教人難受。」癡珠盤上腳，哈哈的笑。秋痕一手抹淚，一手摸著癡珠的腳，是冰冷的，說道：「何苦呢，你看雙腳，冷得冰人！」轉身想將夾被替癡珠蓋上，猛回頭，卻不見了。

睜眼看時，祇有一燈如豆，跛腳鼻息如雷。起來坐著，將夢凝思一回，也摸不著是吉是凶。見跛腳枕頭推在一邊，仰著面，開著口，鼻孔朝天。也不理他，剔亮了燈。聽得院子裏秋蟲亂叫，一陣風吹得怪刺刺的響。

吃兩袋水煙，重復睡下。合著眼，便見癡珠，撐開時，又不見了。心上十分憂疑，翻來覆去，想道：「敢莫癡珠有甚意外之事？我去時，他原吐血，如今四個月了。」想到此，便把日來高興的念頭，一時冰冷，皆啾淚珠下滴。一會，又自解道：「我夢見他，都不像病人氣色，大約是好了。」又想到：「我和他受了一年苦楚，自然是苦盡甘來。」

想來想去，晨雞早唱，燈也沒油，昏昏欲滅。聽得跛腳喁喁囁語，好像兩口子說話。一會，大聲道：「這樣講，韋老爺是成仙了。」停一會，又說道：「姑娘原也可憐。」以後又軒聲大振。秋痕便叫了幾聲，推了幾下，跛腳纔醒過來。問道：「做甚麼？」秋痕道：「你做甚麼夢？說起韋老爺，又說起我。」跛腳方揉揉眼，坐起道：「我沒有夢見韋老爺，也沒有夢見姑娘。我卻夢見玉環向我要錢呢。」秋痕就不言語。

此時天也發亮，大家起身，收拾上車。這日，秋痕在車裏，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天。好像是和癡珠，住在秋華堂光景，醒來卻一些兒也記不清楚。是夜，宿石坪驛。

初二日，走三十里地就進城了，徑到士寬家下車。

士寬教姪兒找那姓顧的，要秋心院鑰匙。自己便來秋華堂報信。不想剛到柳溪，逢著李福，穿件白袍，踉蹌前走。士寬搶上數步，趕著叫。李福猛回頭，見是士寬，慘然道：「你回來麼？姑娘呢？」士寬道：「姑娘也來了。」李福道：「咳！爺不在了！」士寬驚道：「怎的？」李福道：「爺是前日去世，你和姑娘甚麼時候到？卻不給爺知道。」

士寬此時氣得發昏，半晌纔能說道：「姑娘方纔下車，還在我家，就叫我給老爺信。如今老爺沒了，怎好呢？」李福道：「事到這樣，真個沒法！」

於是士寬垂頭喪氣，跟李福向秋華堂來。沒到秋華堂，早望見大門上長幡。士寬大哭道：「我祇怕遲了，老爺已經回南，再不料有此慘變！」門上大家都迎下來，探問信息。

這日，子善纔出差回來，也在秋華堂幫忙。子善的跟班趕著去回。一時，子善、心印、翊甫、雨農，都走出月亮門。見士寬祇穿件小衫，腳上還是草鞋，跪在臺階上，向癡珠的靈前，嚶啞大哭。禿頭也哭得淒惶。大家見此光景，都為酸鼻。一會，勸住了，士寬哀哀的訴。子善歎道：「緣法一盡，就是九牛之力，也難挽回！」心印灑淚道：「凡事是有安排的定數。」贊甫道：「秋痕得了這信，可不知要怎樣呢？」子善道：「我就同士寬去看。」

且說秋痕在士寬家，歇息一會，料癡珠聞信，必定趕來。恰好士寬姪兒找著歸班，開了秋心院大門。秋痕便過這邊，略同歸班說些家難。歸班啾啾不休，秋痕就不大理他。歸班沒趣，自去探訪狗頭信息。

當下，秋痕趕著和跛腳拂拭了幾榻塵土，洩士寬姪兒幫著打掃。見空宅荒涼，又經人住過，家伙位置，都不像從前，也有給人搬去的。

秋痕此時雖不暇問，祇痛定思痛，愈覺傷心。又想：「自己空無所有，或者今夜就到秋華堂去。」正在盼望，忽見士寬和穆升來了，說道：「老爺病著。」秋痕正要問話，子善進來。

秋痕趕忙迎坐，皆淚盈盈，問著癡珠的病。子善歎道：「病是不好，祇你初到，歇一歇，再和你說。」秋痕哭道：「到底怎樣？我吃盡千辛萬苦，都是為他，你說吧。」子善道：「這兩天卻也不妨。你如今祇剩下一身，怎好的？」就吩咐跟班和穆升道：「你看姑娘屋裏應用甚麼，都向公館取來。」秋痕道：「這卻不必。我即刻要到秋華堂，看癡珠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向穆升道：「勞你替我叫一輛車。」穆升答應，子善止住道：「此刻已是五下多鐘，你要去，也等明天。」秋痕道：「子善，你怎說？你想，癡珠聽我到了，不曉怎樣著急，想見我呢！」子善再三勸止，秋痕那裏肯依。

士寬是個莽撞的人，禁不住說道：「韋老爺早是……」子善忙行叫他出去。秋痕見此光景，知道不好，呆呆的瞧著子善。半晌，跳起說道：「我千辛萬苦，」止說這一句，就急氣攻心，昏暈倒了。跛腳大哭，子善幫著叫。

停了一停，秋痕轉過氣來，大哭一陣。握著兩拳，將心胸亂打，大家攔住，就向板床歪下。子善連連勸慰，總不答應。

不一會，子善的跟班和穆升搬取鋪蓋器皿也來了。差不多天就黑了，秋痕纔坐起。向子善道：「你請回吧，承你照拂，我來世做犬馬報你。」說畢，重復躺下。子善祇得吩咐跛腳，好好照料，就帶跟班回家。

穆升怕家裏有事，早就走了。士寬被子善叫他出去，心中很不自在，領著姪兒回家歇息。

一間空屋，祇剩下秋痕、跛腳兩人。祇聽得梧桐樹上那幾個昏鴉，「呀呀」的叫個不住。又有一個梟鳥，在秋心院屋上鼓吻弄舌，叫得跛腳毛髮森豎。時已新秋，天氣晝熱夜涼。跛腳身上祇一件汗衫，十分發冷，肚又餓。瞧著秋痕，就如死人一般，合著眼，一言不發。猛聽得有人打門，跛腳答應，步下階來，見新月模糊，西風蕭瑟，滿院裏梧葉捲得簌簌有聲。

走到月亮門外，不防廊上欄杆有個烏溜溜的大貓跳將下來。把跛腳一嚇，「哎呀」一聲，栽倒在地，那黑貓一溜煙走了。跛腳戰兢兢的爬起來開門，原來是士寬和他姪兒，送來四碟小菜、四碗麵、四個饅頭和那油燭盤香。

跛腳這回不怕了，便來告秋痕。秋痕坐起，請士寬坐下，說道：「枉費了你，大半年的氣力！曉得這樣，倒不如那一晚也燒死了，豈不是好？」士寬粗人，又吃了酒，含含糊糊說了幾句。他的姪兒點上燈，就都走了。

開門出來，恰好禿頭帶個打雜，送來簾幕飯菜及點心等件。秋痕見了禿頭，也是不哭，祇問癡珠臨死光景。禿頭揮淚告訴一遍，秋痕長歎。禿頭勸秋痕用些飯菜，秋痕一點不用，跛腳卻飽吃一頓。時已有二更天，禿頭也走了。

跛腳拿著燭臺，送了禿頭，關門進來。剛到二門梧桐樹下，瞥見上屋有個婦人，和秋痕差不多高，走入月亮門。跛腳祇道是秋痕出來，也不驚疑，還說道：「娘，你也不點個亮？」到得月亮門，見那婦人已上臺階，不入屋裏，卻由東邊彎去後院。又說道：「娘，緩一步，我照你走。」卻不見答應。直跟到梅花樹畔，冉冉而沒。不覺嚇得通身發抖，跑入屋裏，秋痕還歪在床上，不動分毫。

跛腳回想起來，十分害怕，又不敢告訴。隨說道：「娘，你自清早起身，至今不曾吃點東西，喝些湯好麼？」秋痕不應。跛腳停一停，又說道：「你要躺，起來一坐，給我鋪下褥子，你也好躺。」秋痕道：「你鋪在西屋自睡，我就這樣躺。」

跛腳沒法，祇得伴著秋痕呆坐。坐到三更多天，十分疲倦，歪在一邊。恍恍惚惚的，覺自己走到一個地方，靜悄悄的。只見對面一對宮妝女子，手持蟠蓋，引著他娘和個帶劍的女子，緩步而來。來到跟前，轉西去了。心上想道：「娘同這女子去那裏哩？」趕著跟來，卻又不見。

遙望過去，前面有個廟。出出進進，都是戲臺上打扮的人，祇沒有塗臉的。想道：「這廟裏敢莫有戲？」就跟著人進去。見寶殿巍峨，是個極大的所在，月臺上香煙成字，寶蓋蟠雲。有許多穿戲衣的人，也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女的都是少年美貌，男的便有老有少。

看了一會，不像是戲，又不像是佛殿。正想要走，祇聽得兩邊鼓樂起來，說是「冤海司來了」。有一個穿戲衣的男人，瞧見跛腳，立地攆出。跛腳嚇得打戰。

祇見許多艷服女子，引一座金碧輝煌的車，坐著一個纓絡垂肩的人。遠遠的看，卻不曉得是誰。忽然又有個穿戲衣的人喝道：「你甚麼人？敢跑來這個地方閑逛！」惡狠狠的一鞭，跛腳「哎呀」一聲，原來是夢。

睜眼一看，日已上窗，卻不見秋痕。跛腳祇道起來，前屋後屋找了一遍。祇見秋痕，高掛在梅花樹上。跛腳嚇得喊救，兩手抱著大哭。士寬隔牆，聽得跛腳哭喊，知道秋痕不好，趕著過來。跛腳一面開門，一面哭道：「娘弔死了！」士寬和他姪兒進來，忙行解下，見手足冰冷，知不中用，便赴子善公館告知。

到得七下鐘，秋華堂和柳巷的人，知道了。瑤華奔來看視，大哭一場。街坊的人，個個讚歎，都說「難得」！子善主意從厚殯殮，不用說了。

看官須知：秋痕原拚一死。然必使之焦立無立錐之地，而後華鬢歸切利之天，這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！秋痕係戊午年七月初三日寅時縊死，年二十歲。例斯人於死節，心固難安；報知己而投環，目所共睹，遭逢不偶，銜大恨於三生；視死如歸，了相思於一剎。留芳眉史，歌蒿借「孔雀」之詞；證果情天，文梓起鴛鴦之塚。正是：

比翼雙飛，頻伽並命；

生既堪憐，死尤可敬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